

歷代詩話續編

丁福保輯

歷代詩話續編 下

中華書局

國
雅
品

國雅品 明 顧起綸撰

夫韓嬰作傳，聿興觸感之情；匡鼎說詩，頗適解頤之趣。彼荆筑悲歌，而燕丹變色；嵇琴雅奏，惟向秀擅聆。豈同聲起予，合志發憤邪？余作國雅既成，復就選中若干名家，邇自洪初，以迄嘉末，憐高哲之既往，嘉英篇之絕倒，輒一賞譽之。偶有所得，僭附鄙見，祇從世代編次，非敢謬詮甲乙。迨今名達鄉範，固多闕文，特標品目，尚俟知言，爲之揚摧。蓋采音吳札，鄧得無譏；藻品梁嶸，沒者斯撰。例當竊比於是，名之曰國雅品。若夫品之源流，前賢敘論，代有高鑒，惟嚴儀卿一家，頗稱指南。至我盛明弘嘉間，又諄諄啓迪。如昌穀談藝，足起膏肓；茂秦詩說，切於鍼砭；用修詩話，深于辯核；子循新語，詳析品彙；元美卮言，獨擅雌黃。五家大備，將何復云。

士品 一國初迄洪武，凡二十有五人。

高侍郎季迪 始變元季之體，首倡明初之音。發端沈鬱，入趣幽遠，得風人激刺微旨。故高楊張徐，雖並稱豪華，惟季迪爲最。其古體咀嚙劉楨，近體厭飫李頎。如長門怨云：「君明猶不察，妬極是情深。」薊門行云：「中國多荒土，窮邊何用開？」少年行云：「寶刀不敢輕輸却，明日

沙場欲報恩。猛虎行云：「猛虎雖猛猶可喜，橫行只在深山裏。」郊墅云：「僧來雙屐雨，漁卧一船霜。」秋興云：「梁寺鐘來殘月落，漢宮砧斷早鴻過。」寒山寺云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佳在實境得句，足以嗣響盛唐。宛如霜隼摩空，風翮健捷。卮言云：「季迪如射鵰胡兒，伉捷急利，往往命中」，亦是名鑒。集中諸作，如：「函關月落聽雞度，華嶽雲開立馬看。」兵馳空壁三千幟，客宴高堂十萬錢。」松風吹壁鶴翎墮，梅雨過溪魚子生。簾外鐘來初月上，燈前角斷忽霜飛。」各臻高妙，不能多采。

楊廉訪孟載 才長逸蕩，興多雋永，且格高韻勝，渾然無迹。如掛劍臺江村郊居岳陽樓過豐城無題諸作，全篇幽暢，方之錢劉或未迨，元白斯有餘。五言如：「石枕支頤冷，江瓢漱齒腥。」斷甃沉沙嘴，殘碑露石稜。」空闊魚龍舞，娉婷帝子靈。」七言如：「六朝舊恨斜陽裏，南浦新愁細雨中。」又仿佛唐中興語矣。

張司丞來儀 體裁精密，情喻幽深，頗似錢郎。其送僧還日本云：「杖錫去隨緣，鄉山在日邊。徧參東土法，頓悟上乘禪。呪水歸龍鉢，翻經避浪船。本來無去住，相別與潏然。」字字沈著。至遊山寺，句有「松老知僧臘，禪空悟佛心」，或譏其剽竊韓翃「僧臘」禪心」語也。昔子卿有「明月照高樓，想見餘光輝」，子美有「落月照屋梁，猶疑見顏色」。庾信有「落花與紫蓋齊飛，楊柳共青旗一色」，王勃即仿「齊飛」「一色」成句，不以爲病。今來義用「老知」「空悟」虛字轉妙。

余近題南林禪院亦云：「門前流水經行意，湖上青山宴坐心。」寓目得句，偶與此合，豈有意述古邪？

徐方伯幼文 詞彩遒麗，風韻淒朗。殆如楚客叢蘭，湘君芳杜，每多惆悵。臬亭山作，全佳處當似耿漳。余嘗愛其折蓮子絕句云：「柔絲零落芳心苦，未及秋風已斷腸。」讀之頗增悲慨。集中有送曾伯滋赴西河將幕云：「上將初分閫，儒官解習兵。風旗春獵野，雪帳夜歸營。洮水從岷下，祁山入隴平。知公能載筆，草檄報邊聲。」中二聯並佳，亦足入選。特起句不切幕職，惜之，仍附于品。

倪隱君元鎮 高風潔行，爲我明逸人之宗。讀其詞，足以陶性靈，發幽思。至俞子過荆南精舍與江南曲諸篇，振秀絕響，不忝韋柳。及集中所載贈王生云：「君其慎語默，世事豈余聞。」秋夜賦云：「恬然斯寡欲，榮名非所忻。」可想見清節，豈徒老一丘之士哉？

楊聘君廉夫 才高情曠，詞雋而麗，調悽而惋，特優于古樂府。而近體不免無元人風氣，故元音所載者悉畧之。廉夫爲元進士，仕奉訓大夫提舉建德路總管。嘗策蹇視事，江南德之，歷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。會洪武一統，應聘修史。抵京僅百日，遂謝病還雲間。後臨革，撰歸全堂記，投筆曰：「九華伯招我，當往。」及逝，聞空中百人步履聲，詎不怪哉？張外史天雨敘廉夫集云：「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，以古語駕御之，惟李季和楊廉夫稱作者。廉夫上法漢魏，出入李唐。」

其古樂府有曠世金石之聲。」宋文憲公景濂亦稱「鐵崖君聲光殷殷，摩挲霄漢」。吳越名士競歸之，比東海倪元鎮、崑山顧仲瑛、雲丘張仲簡、吳興鄒九成，皆其客也。廉夫之跡，頗類陶靖節。讀其買妾云：「買妾千黃金，許身不許心。使君自有婦，夜夜白頭吟。」則其不百日引去者，所指微矣。至俠客詞云「太阿飛出匣，欲取賈充頭」，又「夜宿倡樓酒未醒，飄風吹落鴛鴦瓦」，何其雄偉豪邁邪！老鐵以余爲知言否？

張學士志道 境入清頓，未脫夙武。如「野烟喬木晚，江雨落花深。鹿跡閒行見，松香獨坐聞。鳥影似猶見，猿聲疑或聞。」此例思深且幽，非元調也。

汪忠勤朝宗 詞新調閒，不失唐人大檢。至如「倒藤懸宿鳥，絕壁掛晴霓」，「嶺樹垂紅葉，汀沙聚白鷗」，「樹密巢歸鳥，溪迴響暗泉」，並稱幽致也。卮言云：「汪如胡琴羌管，雖非太常樂，琅琅有致。」余謂較之朱絃路鼓故不足，蘆簫土鼓尚有餘耳。

孫翰籍仲衍、黃待制庸之、李長史仲修 舊稱「廣中四傑」，並有盛才，特閑於七言。如孫之蔣陵兒次武昌，黃之戰城南，李之秋晴等篇，能自迴出常境，綺蘄處亦類初唐語。楚騷云：「南州炎德，桂樹冬榮。」三君子之謂也。至五言近體，非其所長，故尺有所短耳。

劉文成伯溫 公伊呂之佐，文其緒餘耳。故駿才鴻調，工爲綺麗。古風如思歸引思美人，近體如古戍，並出騷雅，亦足以追步梁父，憑陵燕公矣。

宋文憲景濂 文既綜緯，詩稍平易。

林員外子羽 才思藻麗，如游魚潛水，翔鸞薄天，高下各適情性。廬陵劉子高序其集云：

「已窺陳拾遺之奧，大有開元之風。」五言全佳者，如芙蓉峰出塞送高郎中讀書臺，其句有「苦霧沈旗影，飛霜濕鼓聲」，似「戰餘落日黃，軍敗鼓聲死」。又「燈影秋雲裏，書聲晚磬中」，似「塔影掛青漢，鐘聲扣白雲」。七言如：「堤柳欲眠鶯喚起，宮花乍落鳥銜來。」並稱警絕，信不在大曆下也。

袁侍御景文 才情道拔，往往有奇語，尤閑于詠物。其題白燕聞笛，頗爲時口膾炙，蓋七言律不易得。元和以還，千百年之中，僅見高侍郎一家，何其寥寥也！昔王獻之調季琰曰：「弟書如騎驢，駸駸欲度驂驪前。」袁之追風尚遠，騁思頗逸，得次之接武。

王參軍元章 才瞻思新，善繪梅竹，得意處輒題，往往奇拔，尤長于七言。如：「雲合紫駝開虎帳，天連春草入龍沙。」海氣或生山背雨，江潮不到石頭城。」千峰回影陷落日，萬壑欲盡松風聲。」抽思雖奇，摘詞未秀。

顧居士仲瑛 聲調逸秀，綺綴精密，頗任俠清狂，一時名士李楊諸公，多樂與之游。晚年嘗寄居吳下名刹，更號「金粟居士」。其小像首戴一笠，自贊云：「儒衣僧帽道人鞋，到處青山骨可埋。遙憶少年豪俠興，五陵裘馬洛陽街。」讀之想見其曠達豪邁，超然物外。

甘二守彥初、唐翰林處敬 思頗清僻，甘如：「一瓢風外樹，雙屐雨中山。」白草交河道，清笳捕虜營。錦袞成獨旦，羅扇覺先秋。唐如：「山色元來蜀，江聲直到吳。」月到翻經榻，苔緣挂壁琴。亦是高唱。其詹尚書劉太宰方翰博三公，聲調若虎步鴻苑，並有氣概，特乏健彩耳。

趙山人景哲、郭掾史子章 興洽清真，並是逸才。趙如：「殘雨掛空江，濛濛若千里。暝色夕鳥前，寒聲暮猿裏。」又：「飛花香度樓前曉，高柳涼生仗外峰。」郭如：「落日平淮樹，春潮帶皖城。」又：「東鄰茅屋新烟起，南澗石橋春水生。」此例佳甚。又郭有宿雨云：「宿雨蕭蕭悴客心，高齋連日滯秋陰。一枝未遂鷓鴣志，四壁寒愁蟋蟀吟。家在淮南青桂老，門臨湖水白蘋深。鯉魚風熟香粳早，釣艇誰移近竹林。」五六是唐韻，結是元調。

高翰籍廷禮 才識博達，嘗輯唐詩品彙，世稱精鑒。及閱其集，文多而意少，且乏新興。至擬古諸作，頗擅雕蟲，往往青於藍者。

士品 二 永樂迄成化凡二十有一人。

姚恭靖廣孝 性空思玄，心寂語新，其興彌僻，其趣彌遠。如：「籠馴傳信鶴，池蓄換書鵝。」翠低承雨竹，綠碎受風蕉。過林纔見日，到渡不逢山。此例已到彼岸。惠休法振，不得專譽禪藻矣。且公以慧智翊贊靖難，勳極公階，乃蕭然緇衣以終。其身了無慢懂，不賢于悻悻功名。

之士乎？

曾少詹子啓 該博逸蕩，其才長於七言。古遂切直，健捷爲工，頗以繁靡爲累，故永成間多效其體。先輩于肅愍楊文貞諸公，互相宗尚，亦一時藝林風氣使然也。其行路難燉煌二作，頗不失唐家聲。袁氏獻實云：「曾公浩如懸河，所乏嚴潔。」此是確喻。

王翰檢孟駸 典雅清拔，綽有天寶俊聲。如「諸天花雨遍，雙樹慧燈懸」，「夜月桓伊笛，秋風驃騎營」，「孤帆乘吹發，一雁渡江遲」，「江路猿聲早，山城榕葉涼」，「一燈今夜雨，千里故人心」，並是司空皇甫之餘。

劉孟熙 渙之子，恕之弟，爲會稽名家。其才思雄健，長歌頗放誕。如：「馬嘶秋草闊，鵬落暮雲平。」「野雪消不盡，春江流正深。」屬興豪華，非鄙促語。七言早春寄白虛室云：「帝城佳氣接煙霞，草色芊芊紫陌斜。霽雪未消雙鳳闕，春風先入五侯家。歌鐘暗度新豐樹，游騎晴驕上苑花。獨有揚雄才思逸，應傳麗句滿京華。」頗道麗，自是弓裘家範也。

浦舍人長源 詞彩秀潤，初遊閩中，訪林員外子羽，自誦荆門詩云：「雲邊路繞巴山色，樹裏河流漢水聲。」於是林始驚歎，遂延入社。元美品浦林爲小乘法師，言未到佛境界也。又云：「聽雞曉闕疏星白，走馬春郊細柳黃。衣上暮寒吳苑雨，馬頭秋色晉陵山。」亦是相中色語。時王學士達善、王舍人孟端爲同邑名人。學士有「路分京口樹，帆渡月中潮」，舍人有「臘釀多藤酒，春

禽半竹雞」，並稱秀句。湛李之後，錫中三賢稍嗣中落。

王翰籍安中，思多悽怨，託喻頗深。如塞下云：「嘶馬邊塵黑，鳴笳隴日昏。」昭君云：「身隨胡地遠，心是漢宮愁。」寒村云：「古路無行客，閒門有白雲。」鷓鴣云：「長沙有遷客，莫向雨中啼。」老馬云：「只今棄擲寒郊路，猶自悲鳴向主人。」讀此例數篇，俱堪淚下。昔班姬寓扇寫怨，應瑒託雁言懷，良有以也。公才高不遇，嘗隱於長樂山中，自稱「白雲樵者」。竟淪於幕職，悲夫！

張學憲節之，寓目成韻，風彩醞藉。如「秋聲兩岸葉，晚色萬峯雲」，「積水浮仙嶼，寒星伴使舟」，「水螢飛不定，沙鳥宿還驚」，陵逼少陵矣。至與朱千戶夜話云：「瀚海地荒龍駕遠，交河風急雁書沈。微臣愧乏安邊策，北望胡天淚滿襟。」此政英廟北征時也。情之發於忠愛不渝，能自慨切。唐句用「仙棹」，此作「嶼」字勝。

郭忠武元登麓堂詩話云：「公詩爲國朝武臣之冠。」余鈔其戰場征人二作，平易渾厚，直言賦事，譬之兵法，正而無奇，循守繩墨者也。句有「黃河白骨斜陽裏，衰草連天戰血腥」，將無突圍破敵，有平吞疆場之志。公嘗謫戍甘州，時送岳正云：「青海四年羈旅客，白頭雙淚倚門親。莫道得歸心便了，天涯多少未歸人。」又「甘州城南河水流，甘州城北胡雲愁」。玉關人老貂裘敝，苦憶平生馬少游。」其激烈壯志可想。初公以拒北狩駕見謫，當時或謂公曰：「城旦夕且破，

何空自苦乎？公曰：「吾誓與此賊存亡，不使諸君獨死。」及擁上皇去，公登城大慟，則非無歸駕意，故社稷爲重也。商文毅爲公誌曰：「廉潔尚謀，善撫士卒，有古良將風。」余觀公節概頗奇，所取不顯文辭也。

桑別駕民懌 狂士也。少有辯才，嘗以孟軻自任，目韓愈文爲小兒。號自稱曰「江南才子」，頗不羈慢世。丘文莊公每屈節下之，其文詞多寡味。卮言云：「桑詩如家無儋石，一擲萬錢。」譏其俠而淺也。其鄉之先輩偶武孟歲暮有云：「山響鼙鼙嘯，江空鸛鶴飛。百年渾潦倒，底事未能歸。」亦稱勝語。送使嶺南云：「七閩南去路迢迢，五色雲中遣使輶。持節好宣天子命，觀風當采野人謠。鷓鴣啼處山將雨，椰子吹香酒滿瓢。記取都門相送日，高秋木落正蕭蕭。」頗佳。偶偶集脫此，今識之。

李文正賓之 學既該博，詞頗弘麗，且老於掌故。其詠史樂府，乃所優也。當時如丘邵二文莊、吳文定、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，多作七言律，甚至疊和累篇，每以什計。昌穀謂「先輩便於七言者，以聲長字縱，可以牽合成章也。今京師縉紳每謂七言律，書軸庶不寥索，遂失作者之意」。殊不知律者以古雅沈鬱爲難，而七言尤不易。往有誦先輩七言律句，各減去二字，亦成章，舉座大笑，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斷爲工。又以句句字字直屬爲病，在氣貫節續，如脉絡然。所謂圓如貫珠者，卽衲子數珠，若減截一二子，便不成串矣。雖盛唐諸公，惟王維、李頎二三家臻妙，

太白浩然便不諳矣。明興，自高侍郎以還，七言律流而極弊。文正公以大雅之宗，尤能推轂後進，而李何徐諸公作矣。卮言曰：「長沙之於何李，其陳涉之起漢高乎？」頗善比興。讀公之花將軍歌、丘之羅都御史、吳之送武靖西征、邵之胥門、石之契苾兒諸篇，稍頡頏馳騁矣。

張汀洲清之 縱調聘情，頗稱作者。其采蓮昭君，風力丹彩俱備，堪以陶寫幽心。至林葉經霜盡，河冰近午開，是前賢未振語。殷璠所謂「意新理愜」，斯得之。

張修撰亨父、陸參政文量 齊聲競爽，聞於海上。張之送廷珍憂歸云：「千里征途從哭盡，啼痕終比線痕稀。」漢宮云：「一樣玉壺傳漏點，南宮夜短北宮長。」陸之楊妃云：「烽火照人聲鼓急，尚疑燒燭夜催花。」徽宗畫云：「翠輦北巡將不去，只應留與蔡京看。」調雖短而意頗長。可羣可怨，二公有焉。

士品 三弘治迄正德凡三十有三人。

李獻吉、何仲默 二學憲 氣象弘闊，詞彩精確。力挽頽風，復臻古雅。遴材兩漢，嗣響三唐。如航琛越海，輦賁踰嶠，琳闕珠房，輝燦朗映，各成一家之言。繼而海內翕然景從，爲明音中興之盛，實二公倡之也。二公古體並出楚騷詞、漢樂府而憲章少陵者，近體尤酷擬杜。李古勝何，如「屯雲出峽，驚風湧湍。波瀾幻變，層彩疊出。」何近勝李，如「石門寒瀑，劍閣朝霞。空中聲

色，高遠難攀。」薛君采云：「俊逸終憐何大復，粗豪不解李空同。」則何似勝李邪？國寶新編曰：「李朗暢玉立，傲睨當世。何身不勝衣，賦陵作者。」二公皎然風度，又可想矣。直說云：「李作詩，一句不工，即棄而弗錄。何深惜之，李答是自家物，終久還來。豈非良工獨苦邪？」二家詩大率多佳者，李如：「黃塵古渡迷飛輓，白月橫空冷戰場。」又：「日黑魚龍隱夢澤，草青麋鹿上姑蘇。」何如：「伏波銅柱衝炎塞，橫海樓船出瘴沙。」又：「日月盡懸滄海樹，龍蛇春壓九河流。」

徐博士昌穀國寶新編曰：「博士神清體弱，雙瞳燭人。幼精文思，不由教迪。」文徵仲序其焦桐集云：「昌穀古體合作，近體非所好，而爲之輒工。」亦是賞識。余觀迪功二集，豪縱英裁，格高調雅，馳騁於漢唐之間，婉而有味，渾而無迹。尤長於賦頌，其反騷已馮陵班揚矣，足冠盛明名家。袁氏所刻鸚鵡五集，稍纖華，似齊梁語。皇甫子安云：「徐詩可以繼軌二晉，標冠一代。」子循亦云：「徐集獨綜菁英，莫可瑕類。」王元美云：「如飛仙游天，不染塵俗。」三公可謂知言矣。至獻吉猶譏其守而未化，蹊徑存焉。仲默云：「論文亦直取舍筏，誠爲精確。」余讀李何集中之筏蹊，有甚於徐者，豈力與志違邪？然李何非不見賞，抑昌穀詞藻雖富，情性或有未閑，故強年偃蹇冷署，閒適之興，其寥寥乎？余獨悲夫長轡既驟，窮途忽蹶，顧未盡肆力耳。假天老其才，而追述大雅，則有唐大家，不當北面邪！

邊司徒廷實

袁氏獻實曰：

李何徐邊，世稱四傑。

李雄健，何秀逸，徐精融，邊朴質。故並

負盛名，輝映當代，四公殆藝苑之菁英也。邊稍不逮，祇堪鼓吹三家耳。其集中篇章頗富，如：「綠水閭門道，青山建業城。」地入河源渺，天連塞日曛。」又：「魯連箭滅遺書在，微子城荒故堞留。」千盤鳥道懸雲上，五色龍江抱日流。」應是豪華語。卮言云：「廷實如五陵裘馬，千金少年。」信然。

顧司寇華玉 體裁變創，工於發端，斐然盛明之羽翼也。如：「經旬謝賓客，春草當門生。」鹿飲紅泉細，猿啼翠壁重。」綠樹邀行騎，青山擁寺門。」又：「御前却輦言無忌，衆裏當熊死不辭。」足使文通變色，彥升失步矣。

祝京兆希哲 公之腹笥奇僻，出入史漢。其俠少云：「豔妓掌列盤，變童口承唾。郭氏族盡滅，銅山死猶餓。」歸舟云：「高嘯迎風轉，低眠看樹行。」隱者云：「琴傳雷氏斲，書是汲丘藏。」其筆力殆能扛鼎者。國寶新編曰：「祝子傲睨冠紳，遊戲文囿，蓄之海滙，發也雲蒸。」信哉。

王吏部敬夫 才雋思逸，銳於綺麗。譬之「湖外碧草，海東紅雲」，流彩奪目。其五言如：「雲壓嶺頭樹，草連烟際村。金馬當朝彥，銀魚隔歲焚。山雲晴見楚，烟樹遠浮秦。飛鳥三峯外，孤城落照前。」七言如：「天外行雲難入夢，手中團扇易驚秋。」此語直造盛唐佳境矣。

熊侍御士選 才華警拔，一句一字，酷尚初唐。如「野寺孤雲沒，春山獨鳥歸」，「鷄鳴岩下寺，犬吠洞中春」，已得王楊風彩，特少深致。

王新建伯安，博學通達，詩非所優，然亦有幽逸思致。余讀其陽明先生集，疏義侃侃，詞切理約，自是經國大手。

朱大參升之，情過其才，亦時出新語。其函谷歌全効高常侍，稍有蹇礙粗蠹處。對雪有「風急仍含雨，天低欲墮雲」，殆佳句也。國寶新編曰：「參政落筆，一掃千言。傍觀者往往奪氣，可謂詩豪矣。」其子子价，才藻豪爽，頗與公等。故高巖競秀，流水迴合，殆山澤通氣也。丁酉間，余嘗與子价同舍鷄籠山房。及旅都下，子价尤善書，屢爲余走筆題簞面上，頗多佳句，乃集中所遺。今散失不可得矣，惜之！

王司馬子衡，學古才辯。其爲文章，多漢晉人語，特閑於古體，如闕里孔檜，泰嶽秦松，蒼秀挺鬱。王元美譏其稍露本色，不無有之。其南昌行亦足以發其忠憤激烈之思。余讀其居家集公所自序，即張魏公辟蘇雲事曰：「古今人好尚，其不齊也。有如是哉？以野處爲適，則視官守爲樊籠；以閒散爲樂，則視軒冕爲桎梏。」於是乎可以觀公矣。豈惟文哉！

鄭驗封繼之，才賦英邁，往往有新語。如「暝烟分野意，山鬼習人聲」，「馬上琵琶曲，流悲入漢宮」，二作並佳。國寶新編贊云：「靈運樂游，嵇康慕仙。超矣驗封，千載同然。」余讀鄭詩末卷，載海內名公哀輓，惟方公豪哭詩最多，偶無佳句。余伯父與新先生有「備見前賢體，高垂一代文」。祝公鑾有「才名聞海內，氣概邁儒流」。林公春澤有「病多憂國累，出爲薦書行」。足以見公

之概。

湛司馬元明 先生爲一代鴻儒宗望。綸束髮列弟子之座，事先生最久。初若崖岸，終無町

畦。其爲文章平易質實，詩詞頗醞藉逸秀。每曰：「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。」嘗好登臨，必謂諸生且領畧山水真趣，明日補詩，率意如此。余丙辰間逾嶺外一造先生之門，所處故榮盛，蕭然几榻，猶事文翰，不以毫釐少替，皤然渭濱一老叟也。其詩頗得唐人古澹處。此老胸中仍無宿物。

嚴相公惟中 先輩評公詩者頗多，如儀封王司馬曰「冲邃閒遠」，成都楊修撰曰「冲澹朗

秀」，蘭溪唐文襄曰「澹而遠」，長洲皇甫司勳曰「調高律細」，四公其知言哉。其靈谷云：「竊然深谷裏，疑與秦人逢。澗底藏餘雪，窗間列秀峯。」登嶽云：「仙家鳥道迴莫到，石壁猿聲清忽聞。

幽泉樹杪飛殘滴，瑤草巖中吐異芬。」真境與秀句競勝，雜之極玄，亦足矜賞。其集大率多類錢劉語。

孟大理望之 調雅詞綺，高響奇絕，彷彿天台石梁，羅浮水簾。如：「鵲翻知浦樹，人語辨江

船。」「啼處猿聲斷，愁深攪夜眠。」「日銜天際樹，雲動水中山。」「亂帆何處去？風浪不知還。」又：「脩竹濃花田舍裏，亂山流水寺門前。」「長橋晚落千尋影，高閣晴含萬里秋。」「邊嶠梅花愁聽角，郡庭榕葉憶鳴琴。」其瀟湘行尤稱警拔，李何不爲之却立也，或譏其澹薄者甚爾。

殷給事近夫 菁藻時髦，才情道麗。如「波喧偏怒石，山暗欲生雲」，「溪靜千峯倒，雲歸衆